



下饭菜

□张新文

入伏以来,天气炎热,我这个做饭的犯愁了,鱼啊肉啊都没怎么动,大家说天热,吃不下。看来又得另想招数了。

过去一些不起眼的东西,成了受欢迎的“下饭菜”。从红薯田里摘些红薯叶子回家,去叶留茎,从粗的一头撕去茎的外皮,切成适口短段,洗净,稍加些青椒、蒜,热锅翻炒的同时,喷点凉水,快速出锅,碧绿晶莹,果然成了一盘很能引起人们食欲的下饭菜。

夏天茄子多,很多人把茄蒂一刀下去切掉扔了,甚至连扣紧茄子的那四个瓣儿也剥去丢掉。也难怪,茄蒂是有刺的,有刺的东西往往不招人喜欢,其实,茄蒂也是下饭菜。我会用菜刀沿着茄蒂划一刀,筷子粗的茎棒就很容易剔除,留下茄蒂茎皮,洗净切丝。这东西有点涩,辣椒和油可以适当多放点,吃起来拉嗓子,苦味似有若无,要的就是这种感觉。老人们说,夏天吃茄蒂皮,就是要把肠子里的油腻物刮去,而后才能吃嘛嘛香。

还有那鸡头米,就是芡实,是水八仙中的主角。芡实的名声有些大,早已上了大雅之堂,要说做菜,还是用的芡实的梗和茎。小拇指粗的梗,撕去外皮,洗净切成片状,清炒也是一道下饭菜,正如作家唐玉霞在《回味美食思故乡》一书所写:“热油下锅,爽口是雅,多加干辣椒爆一爆,也下饭,说到下饭有点儿俗,俗中也能开出雅的花朵。俗和雅,不过是芡实的A面B面。”

夏天里,下饭的菜还有很多,比如凉拌马齿苋、凉拌苋菜、蒜糜拌凉粉、清水葫芦圆子……但愿尘世里的俗,能够使你在炎炎酷暑里,胃口大开、食欲旺盛。

我的男孩

□布布

我生日那天聚餐,男朋友来得特别晚,几个女性朋友发声批评,我赶紧维护他,因为我知道他那时在亲戚家仓库里做事。他说起来负责送货,但搬货、煮饭,他什么都做,早上七点上班,晚上七八点下班。

为了让我坐车舒服,每天他会专门把小货车换回他的车,开出来带我去吃饭。经历一天的辛苦,饿着肚子的他却总是精神饱满地带我去环境好的餐厅。不管生活多么辛苦,他都尽力给我营造浪漫。

我生日那天正好是周末,路上格外堵,我闺蜜早就在念叨:他要真在意你,怎么连生日会都要迟到?当他拖着疲惫的身躯来到我的身边,已经晚上九点了。还没吃晚饭的他,饿着肚子被我的朋友们罚酒,一句怨言都没有,只是笑呵呵地赔不是。我却分明看见他因为搬货弄脏的衣服。我的男孩,从来没有对我抱怨过一句工作的辛苦,那个时候,我真的很心疼他。

我提前给他点了份饭,抱起他的手默默亲了一下。

“吃瓜”亲戚

□雨娃

大姑家有个果园,每年放了暑假我们就盼着大姑来请,好跟着去她家住几天,近水楼台,天天伙同大姑家的表姐去果园逛逛,顺便吃一肚子瓜果。

果园园主是大姑的公公。那是个精瘦的高个子老头儿,他常驻果园。大姑和大姑父,平日种庄稼,偶尔去果园帮工。所以我们这些来自大姑娘家的小孩子,到果园打牙祭也需看瘦老头的脸色。

果园有桃树、梨树、苹果树,还有西瓜。暑假里桃子和西瓜都成熟了,大姑父负责推着瓜果下乡卖,瘦老头留守果园。

熟透了的桃子一盆盆放在果园土坯房前面,只要表姐发话儿,我们就可以随便下手抓。

想吃西瓜就得看瘦老头的心情和天气。天热得人中暑,他才会去瓜地摘一个西瓜。敲敲这个,拍拍那个,选一个最中意的,放井水里凉透后,切开让我们吃。我早看出来,瘦老头选的最中意的,就是最小个的。西瓜就是他的命,我们吃瓜,他心疼得很。

若是园子里来了买瓜者,对西瓜的甜度产生怀疑,拿不定主意时,瘦老头便亮出骄傲的姿态,对来者说:我瓜地里的瓜随便你摘,保甜,而且个个都是脆沙瓤。于是买瓜者自己选个西瓜,递给瘦老头,瘦老头打上一桶井水,让西瓜在桶里翻几个个儿,洗得锃光瓦亮,用刀轻轻一碰西瓜,西瓜便“刺啦”一声裂成几瓣。我们立马神速出手,一人抱起一块大的,蹲在一旁啃了起来,吃得西瓜水顺着胳膊淌到了大腿上然后滴答到地上,也顾不得了。

买瓜者从我们剩下的小块堆里选一块,一口一口吧唧滋味,还不等吃完一块呢,我们已经完成第一轮作战,开始第二轮进攻。有时我们也一手持一块西瓜,左右开吃。

多数买瓜者都吃完一块瓜后(想吃第二块也没了),便进瓜地,让瘦老头摘几个扛回家。

原来,附近有好几家果园,买瓜者都是货比三家,价格都差不多,当然谁家瓜甜买谁的。所以呀,免费品尝的西瓜让他们尝一小块儿即可,否则再甜的西瓜尝多了也感觉不到好吃了。这些理论都是瘦老头告诉表姐的。

至于我们这些吃瓜的亲戚,也不能天天浸泡在西瓜汁儿里,得吊着馋虫的胃口。馋劲儿吊足了,一朝来了挑三拣四、犹豫不定的买瓜者,才好派上用场,单看我们的吃相,就知道瓜有多甜了。要知道亲临果园买瓜的,通常是大户,一旦选中,就会购买不少,这样的大户来一个就得拿下一个。这也是瘦老头的理论。

至于桃子,熟透了的再不吃就烂了,自然够吃。吃了不疼烂了疼,还是瘦老头的理论。

我小时候不喜欢这位瘦爷爷,觉得他过于精明算计,但长大后,才理解了他。20世纪80年代初,农民日子还不富裕,几家亲戚每年暑假都去大姑家的果园避暑蹭吃,也就瘦老头,若换别人,未必容得下我们。

细品当年瓜事,是否也是瘦老头一箭双雕,为不能管够我们的西瓜而想出的套路呢?时光久远,瘦老头已驾鹤仙游,无从考证了;但吃瓜亲戚仍在,聚在一起还会说起那些年我们在果园度过的暑假,感慨那才是真正的夏天呀。

母亲百岁抒怀

□刘建龙

母爱博大无私,庄严神圣……它是阳光,温暖人间;它是山水画,自然清新;它是一首歌,婉转深情!

今年7月,我的母亲顾桂纯百岁高寿。母亲在2019年8月荣获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颁发的“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”。丝丝白发人间情,历历深纹岁月痕。

追随革命结良缘

母亲顾桂纯1922年农历六月初二出生在南通新港镇北市梢,8岁上小学时与父亲刘雄先是同班同学,同为班级优等学生。

1939年日本鬼子火烧新港镇,已是寡妇的外婆带着子女逃命乡下,搭建草棚栖身,依靠乡邻做农活为生。

当母亲知道父亲在北边抗日当新四军,对日本鬼子有着深仇大恨的她由衷钦佩,经常主动地到刘家帮助干农活,父亲得知后非常感激,逐渐对母亲产生爱慕之心。

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,父亲秘密回到国民党控制区的家乡,与母亲见面并商量了婚事,约定国共谈判实现和平后就办理婚事。但国民党发动内战,父亲执行上级安排的任务,无法回到国民党统治区的老家成婚。结婚日当晚新娘是由父亲的大妹代为接回并陪同的。从此母亲就抱定跟父亲革命的决心,并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。

1949年2月南通解放后,母亲先在老家东沙乡做妇女主任,后到市区参加收缴敌逆产处理工作,且边工作边上夜校学习,正式担任会计工作后一直干到离休。

因同学相识,因艰难困苦相助,因同仇敌愆而决心走到一起,为民族独立、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而终生相守,父母亲度过金婚,相爱相伴走过了人生五十四年,直至父亲1999年病逝。

相濡以沫、白头偕老,父母为我们大家做出了表率,为子孙后代树立了榜样。

勤俭持家传美德

20世纪50年代母亲响应党的号召,

从房管局会计岗位精简回家做家庭妇女。家里上有老母亲、下有妹妹和四个儿子,全家八口人吃饭穿衣、孩子上学,还要接济生活在农村的亲友,全靠父亲每月工资。

好在父亲母亲都是劳动人民出身,带领全家到河边及十边零地种植青菜、毛豆、南瓜、花生等,既充粮填肚,又培养我们热爱劳动、不畏艰难的精神。

母亲为我们兄弟四人准备衣服是以大带小,厚点的外衣大都买的二手货,单衣和内衣用自购的缝纫机制作和修补。母亲自己很少添置衣服,一生从未买什么贵重首饰。1978年我在部队提干后的第二年,在出差路过上海时为母亲购买了一件全毛呢外套,她一直珍藏在衣橱里舍不得穿。1980年父、母亲搬进解放新村四楼,居住近二十年,舍不得购置空调,一直用的是一台桃花电风扇。

但对子女和困难的亲友,父母亲都是尽力支持和帮助。父亲的老战友回家乡,不论身份地位,父母都在家中热情招待。

仁慈宽厚铸大爱

母亲对我们从不图回报,唯有希望子女生活得更好。

母亲对亲友总是满怀深情厚谊,关爱相助。我们小的时候,每逢过年,母亲都给生活在农村的外婆、舅舅、叔叔等亲友送一份情意。近十几年,母亲虽然行走不便,但心里更是牵挂亲友,吩咐我们春节、中秋节都要代表她去看望。每逢春节,母亲委托我们请家族亲人团聚。有孙辈上大学、结婚,母亲会高兴地给予祝贺道喜;重孙子重孙女过年、过生日,母亲作为太太定会送去压岁钱和祝贺红包。在母亲心中家族兴旺、子孙幸福乃是最大的快乐和欣慰!

母爱博大无私,仁厚慈善。它沉浸于万物之中,充盈于天地之间。每当我安静的时候,用心细细地体味母爱,顿感自己荡漾在爱的海洋里,幸福、快乐,更充满了感激!

祝福亲爱的母亲!